



沫若

代表作

上海全書印行

郭沫若代表作選目次

第一輯 小說

北伐雜文	1
武庫時代	11
夢	16

郭沫若代表作選

北伐途次

小引

在這兒所要敘述的是一九二六年北伐軍經過武漢時的事。這事已經六七年了，所有的材料大抵歸了清滅，即使還有被保存着的，在我目前環境之下也整理不起來，所以我現在只能夠根據着我所參加過的一部分寫出，而且是根據着我的目前模糊下去的記憶。因此我這篇文章只能夠採取回憶錄的形式，記述一些當時所見所聞，地方黨部自然會詳，記述一般途過的地方黨部自然會簡略。這樣，文章便更添着些零片的，但總只好弄三兩片。讀者也可以不去想進去，把全部的事件客觀化起來，寫成一部小說，但總總要減少許多真實性。同時是會發生出許多錯誤的。我將本做如真實適當的記述，能寫多少就寫多少。我常想凡是參加過一九二六年和一九二七年的那次革命的人能夠提供些材料給本報，就儘利記述一樣。

寫出國想錄，便是最好的方法——我到那時一定可以寫出那樣的一部小說或者歷史，要寫出這部著作我覺得我自己是最適當的人：因為從廣東到廣東的那個巨大而波動，我是整個地參加過的。

這兒要從那年的八月二十四日離開長沙時寫起。要從這兒寫起的是因為從長沙到武昌在北伐期中是自然成一段落的。在這一段落中我特別要紀念我的一位陣亡了的朋友。這位朋友雖然陣亡了，就和其他在武昌城下陣亡了的將士一樣，除少數接近的幾個人之外，連他的名字都是沒人知道的。他的名字我現在要大書特書地寫在我這篇回想錄裏，但我相信總不會是像寫在水上的一樣罷，但這不是說我的文章可以不朽，是說他那不朽的英魂由我這易朽的記憶中離析了出來，讓讀者替我分想了去，就好像一簇地丁花的種子隨着風飛散到了人間。

政治部到了長沙是駐紮在舊時的省議會裏面的。主任的劉擇生常住在司令部裏面參預着軍事工作，政治工作大體是由我任主持。

八月二十四日的那一天是在準備第二天辦祝捷會式，慶祝岳州的克復，在當那天晚上

要舉行提燈行列。下午四點鐘的光景，大家正在興高采烈的一個聚落的時分，鄭主任突然下了命令，叫把政治部的工作人員分赴各部隊和留守部隊，先遣部隊於當晚八時由長沙車站出發前進，留守部隊暫時留守在長沙。

從那陣工作人員和天役大抵在一千人上下的政治部，分出了三分之一來組織成了先遣部隊，把所需要的物品通通帶配得當了；在六點鐘的時候便指定了統帥的人把全部人員領向車站。

我和秘書的李德謨也是屬於留守部隊的。但因為機關車還有兩個鐘頭的餘暇，便偷了這個餘暇來走到附近的澡堂裏去。當到那種乏味的天氣，到了長沙將近一個禮拜了，我們是沒有洗過一次澡，自己身上的臭氣怎麼也不能忍受。洗了一個澡真是異常的舒服。走出街頭來正要打算坐人力車趕到火車站上去時，但是人力車夫已經罷了工了，因為已經七點鐘，提燈行列開始了，車夫工會的工友都是要參加的。街面上的人也逐漸擁擠了起來，即使就有人力車，也是到了極難通行的地步了。到這時只好在街上找了一位嚮導，拼命的向火車站上跑去。

跑到了火車站出口的時候，俄顧問的翻譯紀德甫正急匆匆地拉着我們從海上來，異口同聲地叫着：

「啊，你們到那裏去了來？鄧主任在大發雷霆……說要捨棄你們呢……」

看錶也只到七點半鐘的光景，離開軍的時間還有全個鐘頭，這好好的原因使我一時沒有把捉得着。

紀德甫是要時常跟着俄顧問的，他也是常住在總司令部裏面的人。他們——鄧主任，俄顧問和他——是七點鐘到的車站，看見先遣部隊的人員都已經上了車，以為我和德羅一定是立刻會到的，便把開車的時間提前了半點鐘。這個情形我們自然是無從知道的，而我們在洗澡，他們也是無從知道。就這樣在時間上便不免稍發生出了一點齟齬。

急忙地趕上月台，在昏淡的電燈光中看見在最後一輛車廂的門口站着那位昂藏的鄧主任，他的頸子是硬硬的，頭是圓常像個白古銅。

「到了嗎，唉？」他含着怒氣的聲音迴盪着，問着我這一個人的顧問。

「到了，到了，」別的人替我們答應着。

接着也就走到了他面前，把去洗澡和沒有入力洗的話問他說了一遍。他只是哼了幾聲，把硬硬的肚子微微地點了幾下。最後是說出：「好吧，我離開車啦。」

車是普通的三等客車，因為車上的電燈機頭被亂竄破壞了，還沒有復元，車廂中只是點着幾盞馬燈，光線自然是黑黯黯的。臥舖間的窗簾都坐在後面的一個車角上，他看見我們上了車，便慌忙拉住了我的手，很親熱地用英語問我：

[Gonzon K. J. Wie haden sie gevonden?] 天哪，你們怎麼找到我的？

我也免不了問我的「不落貴」的太太，她怎麼找到了一樣。他告訴我的領事官上去坐下了，我自己覺得很有趣，就像做錯了什麼事的小孩子一樣，只好遠遠地坐在另一邊的車角上去默坐起來。

不一會火車也就開動了，在昏暗中把駐錫得遠不上一個燈亮的長沙留在了我們的後面。

二

車廂中的光線很暗淡，我自己的心境也同樣的暗淡。夜以繼日地勞苦了好幾天，不求有功只想無過地勞苦了好幾天，不想要偷閒去洗個澡，竟洗了洗極大的澡。洗了幾條的舒

服已經被提向車站時所跑出的汗水沖洗乾淨了，而在精神上還受了一次的「洗滌」。一些沒緣的只轉向自己發怒的簡單念頭在腦中湧現着，迴響着，自己不想向別人談話，別人也沒有人來向自己說話。

火車過了大約兩個鐘頭的光景停止了，已經到了目的地的汨羅。

在昏暗中又下了車，車頭的輪形是怎樣，並且是在那一個方向，鄧堅不曉得。天上沒有月光，連星影也都沒有一個，主要的是個人借着馬燈的光，牽着一座路旁的坎台上，坎台是由着石板的。在那兒定了三二天走路的方向，把命令傳出去了。當晚就地露營，明天會早六時向目的地出發。

鐵道路線的旁邊不一會便生起了幾堆火來，是準備夜飯的，部隊忙着出發，連夜飯都還沒用。

鄧主任的怒氣似乎還沒有解息，他依然沒有向我說話。平時他對我比較是沒有秘密的人，這回却好像成了木雕的時將一樣。這次突然的出發究竟爲的什麼？岳州已經克服了，火車不日便可以回到岳州，爲什麼我們要擇着走路？路向又不是沿着鐵路而是向着東北，並且

也不當大道，連普通的地圖上都沒有路線。我們最後的目的地究竟是在那兒？我們的使命究竟是什麼？……這些假對我，沒有說明，也沒有對我說明的意思。我覺得他對我不過像嚴守秘密的守門人，就是在車站上略略談一下線點（其實離開車還自幾分鐘），也不應有那樣長久不解忌的怨氣。我自己私自想東的念頭也出過來在對着他表示不滿意了。

胡亂地在露天中把夜飯開了，因為天黑，又因為明朝一早便要動身，各人用的行軍床都來不及取出；鐵羅尼頤問和贊主任和普我領主任誰去搬回我的枕墊上，躺了下去。我很驚異，同時也很佩服他們，怎麼在那樣荒涼的地方便可以睡之如常。李德謀、和我，在這時候從他們的面前過關了，自然是要去找睡覺的地方。我們有不約而同的心事，是想找一個柔軟的地方來睡。

一處有深草的地方，上面有幾株樹子罩着，在馬燈光中照出來是異常地幽雅。我們便把這兒選定了。他們把自己掛着的雨衣解了下來鋪在草上，德謙也從郭主任的護兵手裏找了一床廣大的龍鬚草席來鋪陳着，我首先向那草席上坐下去，就像是坐上了鋼絲床的一樣，坐了一個深窩，不一會大家把腳掌坐墊了枕頭，躺下去了。

律南對於這次出發對於機和目的果是明白的，全體都如情形告成了我們。

原來就在那天的午後在總司令部開了一次秘密的軍事會議。我們的突然的出發，便是在會議上決定的，因為平江和城方面的第四軍被趕地在軍事上佔了決定的勝利，敵人全線撤退却，岳州是等於不攻而下的。敵人最後的抵抗戰大約是在汀泗橋和粵橋的一帶，這最後的抵抗如被衝破了，武昌城便指日可下。但就在這樣的情勢之下，我們在軍事上要和吳佩孚爭取武昌，而在政治上是要和新附的×××爭取武昌的。湖北的政權不好落在×××的手裏。我們現在所取的路線便是要去抄襲×××，從蘄春上趕着去追趕第四軍。因而我們的目的地總是在蘄城以北，武昌以南。

這樣一得到了說明，才好像見了天日的一樣，在這次的出發中便頓然感覺了無限的趣味；因為這兒包含有一個奮鬥的競爭心，而我們自己是負着這的選手。

說了一陣，因為疲倦，又因為軍地的戰和，不知不覺也就睡熟了。第二天的清早由喇叭的聲音喚醒來的時候，就在碼頭上的半身衣服還是濕透了約一半不用說也。在水裏浸過的一樣，這個嘲諷的解釋自然是不用費力的。因為這多的地方，拋面水裏，由那兒所發的潛流

的某處。當下半夜過了這後頭同結成了露水。到這時才明白了那本是曉兵營校出身在革命戰役中受傷成名譽顯赫的俄國軍人，和保衛軍官學校出身在第四軍做過團長的鄧主任，為什麼要換着正軍裡的石板面上來睡覺的原故。沒有軍牌上的經驗的人，就是睡覺都要反側得聽出笑話來的。不過還好，從廣東出發以來也算經過了一月以上的煨煉，雖然在那夜露寒濕睡了一夜，身上却也沒有發出什麼毛病來。

三

接近羅江的時候是二十五日的清早，江面並不寬，水也很淺，疑心到屈原何以會在那兒淹死。清早的太陽爛爛地照在江面上，在江岸的淺山中騎在馬上走的時候，做出了這樣一首舊詩。

屈子行吟處， 今余跨馬過；
風聲撼江渚， 朝氣撼胸襟。
慷慨憂天下， 投鞭問汨羅；
楚猶有三戶， 懷石理則那？

有歷史。因為舖店的一位主人，他也說不出一個所以。但我想到在日本勞力支配之下的大冶鐵廠是相去不遠的，這明白是手工業被機械工業破壞了的一個小小的角度裏的現象。

錢鋪的第二進有一個小小的橫的長方形的天井，上面是一座戲廳，放著些極舊的桌椅，牆壁有一架頹敗的神龕。

我的一位很忠實的勤務兵把我的行軍床陳在天井的南沿，和舖面緊接着。——說起我那位勤務兵，我現在費了好一陣的追憶把他的名字記起來了，他名叫薛紹三，是福建人，在認識的時候他剛給跟著我，後來還跟著我到湖南，足足跟過我一年。從長沙出發經過石城變本於途，大部分的工作人員和夫役都落了後，連鄧主任的幾位護兵也一個都沒有跟上，他却是始終跟著我的。我的一架行軍床和一口小小的鎖鐵衣箱，找不着夫役的時候，他便自己替我挑著。我趕到了石城，還得有行軍床睡覺，那是應該感謝他的勞力。

行軍床面好了，並且是面在屋頂下面的，這是從長沙出發以後的最舒服的一次。把夜飯和應該辦的事情了結了之後，把疲倦得就和乾枯魚一樣的身子拉直了起來，很深熟地便睡下去了。

四

「秘書長！秘書長！」

聲音有人在叫，韓曉也從床裏爬了來。

「秘書長，鄧主任有信來了！」是薛紹三的聲音。

周圍通是黑暗，他提着一盞昏花的煤黃的馬燈立在我的床頭。

我一翻身起來，接過了他說給我的一封信。信封面上自然是鄧主任的筆跡，寫着投交給
我，還帶了一筆是信到後交來人腳資二元。

我把信連忙拆開來，借着昏黃的馬燈光來看時，大意是鄧主任和俄領事在九點鐘的時候
到了崇陽，在崇陽得到了前線上的消息：我軍已撤羊樓司，正在跟着敵人窮追。又說他們兩
人第二清早一早由崇陽出發，叫我帶着紀翻譯和平秘書連夜趕上前去。

信看完了，把手錶來看時是一點半鐘。我問送信來的人，薛紹三又從外面去引了一個人
進來，穿的是長衫，手裏打着一個圓紗燈；上面寫「崇陽縣」的幾個扁紅字。看那情形大約
是崇陽縣的差人。我看他的衣襟是濕的，同時在衣襟中也聽見有微弱的雷聲，才知道是在下